



著作：佛教时事感言

自我教育与佛教

教育在原理上，原是整一性的东西，自无须乎分门别类；但在实施的作用上，我想应有两种教育，一种是主动的教育，一种是被动的教育。被动的教育，就是带些强迫性的教育；而主动教育，则完全是出於自动的教育；这种教育，我想也可以名之为自我教育。

一个人长久的生活在佛教的社会环境里面，而且沐浴著佛陀的慈辉长大起来的，对于佛教的根本原理，自信有绝对的信仰；但是对于佛教内部的组织散漫，一部分教徒所过的生活趋于愚昧与偏差，也会同一般受过教育的僧青年一样，起了种种不满和反抗思想。可是因个人的力量薄弱，干不起什么事来，结果不满还是不满，反抗思想依然还是一种深藏在内心挖不出来的反抗思想，不能把它化为力量，具体的表现出来，引用於现阶段的佛教社会内部的现实生活上，改造佛教里面一般愚昧与偏差的现实生活。於是内在的烦闷，不时如游丝般地萦缠者。近来更因高唱东亚和平，高唱

72

亲善提携的邻邦，暴露其帝国主义的狰狞面目，引用其惨无人道的掠夺手腕，强占我领土，残杀我同胞，种种刺激如短刀般刺入我的脑袋，我的心在跳跃，我的血在沸腾，热烈的感情压制我的一切，於是我就想在中国为和平奋斗而抗战的时期中，去过一种比较有意义的生活，与大乘佛教的精神既不相背，同时亦尽个人救国比较切於实际的一分天职。就在这个前提下，我和老同学们去参加过大受训，为时虽暂，而对于学校的教育方法，集体组织等等，亦不无小小的认识和心得，同时经历了种种的艰险和危难，血的经验与教训，在个人的生命更上的确也是有钱买不到的一页。

民大，是在全国一致团结坚决持久抗战的情势下，以一个簇新的姿态出现在学校，在教育的原则上，其特点则在「反过去理论与实践之分离，实施「教学做用」合一的行动教育」。训练的途径，是「由组织到集体行动」，「实行集体生活的自我教育，执行自觉的纪律以达训练之目的」。其教育内容，则除了实施「认识教育」，「技术教育」外，更有从来没有注意提到的「组织教育」。现在别的且不管他，想只谈其与佛教教育比较切近的如自我教育，组织教育，集体生活等等。

自我教育，是人类的文化水平到某种程度必然出现的，必然需要的教育。因为人类的文化水平到了相当的程度，每个人就可以自己来教育自

73

己，自己来训练自己，自己来管理自己，用不著别人来管理或教育，自己甘愿永远处在被教育的地位。换句话说，一个人永远要靠别人来教育自己，没有自觉的纪律，没有自我教育的精神，这种人根本就要不得的，教育不好的。反之，自我教育普及，每个人都能实行自我教育，那人类的人格以及一切都会提高了。所以在某一个时代人类的自我教育发展到某种程度，我们就可以观察到那个时代的文明知识与文化水准。因为自我教育一发达，文化水准必然会提高，同时人类的人格，也随之而渐臻纯洁。因此，自我教育，也可说一切教育必然的结果，假使一种教育没有自我教育的结果，我想这种教育根本便是失败的。

自我教育为什 这样重要呢？很显明地，个人是组成社会的基本单位，联结许多的个人，才能构成复

杂的人群社会。而这每个人的健全与否，就关系到整个社会的健全与否，故个人的健全，就是健全社会的基本条件：但要健全个人，必须每个人都有自我教育的能力和决心，把握住自我教育，提高自己的志趣和人格，以此而联结成社会，那社会的机能，才可说是健全的。然而，自我教育的精神，究竟怎样来养成呢？这，在个人方面，就是自我教育，要每个人能自我管理，能自我检讨，能自我批判，过则改之，善则从之，使自己过著一种理性的生活。但个人的自我批判，往往落於

74

错误而不自知，所以有赖於团体的监督和启导。每个人由自我介绍，自我报告，而求互相批评，互相校正，依据「人格公开」的原则，把自我的思想与行为纳入正轨，瑕疵既除，自可渐臻完美和纯洁了。

这样说来，自我教育对于一个人的改过自新，舍恶迁善，是何等的重要！中国现在所以贫弱如此，被帝国主义侵略如此，压迫如此，就是因大家不争气，缺少自我检讨，自我批评，自我管理的精神，不能做到自我教育，自勉自奋，自强不息。譬如说中国人最大的弱点，是自私自利心太重，和做事没有责任心；现在若要改良这弱点，去了这些弊病，光是靠著人家来教育来提醒，那还是不能发生多大效力的，必须每个人自己深深地反省、觉悟、忏悔，自己来教育自己，自己来评正自己，在歹的方面，急流勇退，在好的方面，迎头赶上，这样才有办法。所以自我教育，完全是建筑在主动，反省、忏悔、和觉悟教育的基石上，与其他被动教育，自异其趣了。

佛教的教育，可说完全是以自我教育为主体的。佛陀当时在印度，对大众实施了四五十年的教育，其旨趣与目的，无非要大家自求智慧，自求觉悟；在这求智慧，求觉悟上所做的工夫和所走的行径，还是完全要靠各人自己去锻链，自己去参究，由人的小慧到佛的大慧，由人的小觉到佛的

75

大觉，都是自己在这不断的磨炼和参究中所得的结果。所谓「把手牵君行不得，为人自肯乃方亲」。佛的说法或教育，只不过是负一种启蒙、启发运动的责任而已。

复次，佛教训练人的思想与行为，端赖乎律仪。律谓戒律，即「身心动作的轨则」。以身口的活动造作，为身语之表业；心即意业，身语的动作，即由於心意的指挥；故心意的思想若是正确，就可把动作的行为纳入正轨。仪谓威仪，即「形声现行的节度」；因身口二业，皆有形容声音的表现，这种表现的仪态，要有适当的节度，就叫做威仪。若在行为上能做到威仪二字，则其内心必具美德，所谓「有诸内必形诸外，谳於心必动於言」。所以一个人表现出来的行为若是适度合轨，就可以觉察其在内心的思想上，已有相当的训练和修养了。

这依律仪的法则来训练一个人的思想与行为，其能在思想与行为上发生效力，归功还是在乎自己能约束自己，自己能管理自己。在佛教中的小乘人，他们就是实行自我教育的标准人物。他们能够依照这律仪的「自觉的纪律」，去运用，去实验，就能够制伏诸非，铲除一切的罪藪，调练三业，成就一切的善事。至如佛教中的大乘人，则非特依法律仪来克服自我一切不良的恶习，且能更进一步调和整个的人群社会。因大乘人的智慧程

76

度比小乘人超胜，他们能通达诸法本无自我的原理，无了自己的小我，就以群众的大我为自我，甚至「天地与我同生，万物与我一」，浑融一切，成大调和。这样，自我教育的完成，也就是群众教育的完成，同时群众教育完成，自我教育自然也完成了。我想，这就是谈佛教的自我教育的最高原则。

复次，在佛教律仪盛行的时代，佛教徒都是在集体生活中过著自我教育的生活。如自月黑月的诵戒，大家结合在一起，在诵戒师口中所念的：「自知有罪当忏悔，忏悔者得安乐；不忏悔罪益深」。「忆念有罪不忏悔者，得故妄语。故妄语者，佛说障道法」的原则下，每个人检讨自己过去半个月来思想上和行动上，有没有犯罪的过失，假使是有的，就当众提出作一个自我报告，由大家互相批评而结以忏悔的自新之路。这种坦白的报告，人格的公开，就是自我教育的精神表现。又如出家受戒时，传戒师要受戒的人在「遮难文」中自己剖白其过去的一切行为动作，也正是证明佛教徒开始过自我教育的生活，表现其自我教育的精神。可惜现在这种精神大都失去了，就算不失去的，像现在一般丛林里还保守著诵

戒传戒的仪式，但这只是仪式而已，起不了实际的作用，所以是真正的佛徒，应该把过去自我教育的精神恢复起来！

77

自我教育，重在提高自我人格，毕竟是一种有价值的教育；尤其在这国难危急，生死存亡之秋，本「国家兴亡，匹夫有责」之义，大家应该自动地实行自我教育，来检点自我，改正自我，克服自我一切不良的恶习，觉醒起来，为捍护国土完整，为保障人民生命，乃至为争取世界和平，我们大家应该在自我教育的原则下，来「各尽所能」地共同负起救国救民的天职。而我们佛教徒，对这种天职，更是义不容辞。所谓「皮之不存，毛将焉附，」假若国家亡了，佛教落於非人军阀之手，纵令不亡，也等於名存实亡了。尤其在这大时代转变的大潮流中，我们每个佛教徒，应要把自我训练好，把自我教育好，以备随时可以应付时代洪流，随机可以奋发图强。能够做到这样，抗战的前途一定光明，无疑的佛教的复兴自然会跟踵民族复兴的转机而强盛起来。

李公朴教授说：「中国现在是生一种膨胀病，就是上自领袖，下至民众，大都是好的；因领袖之中，不无真正为国为民的人物；就是民众虽然愚昧，也容易把他们教育好的；唯有中间阶级的一些干部人员，不明廉耻，无责任心，是没有办法的！」这就是因这班人平常没有用自我教育来提高自我的人格。所以现在要铲除这种积弊，弥补这种缺陷，就非加紧来实施自我教育不可！唯有自我教育，才能挽救这种危机；唯有自我教育，才

78

能健全干部人员：亦唯有自我教育，中国为人类和平而奋斗，为民族生存而抗战的前途，才有保障；因为自我教育，完全是一种个人反省，或民族反省的觉悟的教育哟！

至於我们佛教徒，目前患的不但是膨胀病，简直遍身都是病了；所以更应本著佛陀的教育和律仪，来实行自我教育，来管理自我，来修正自我，使每份子都强健起来，整个佛教的前途才有光明的一日！

（一九三九?抗建第二年写於武汉）

79